

shenyangchubanshe  
jueqi·gaokefengzhu

崛

高克峰 著

起

shenyangchubanshe  
沈阳出版社

# 第一章

一反常态，刘文亮脸色异常阴沉地走进了渤海大厦。

一楼大厅宽敞明亮，豪华气派。乳白色的大理石地面，耀眼的黄铜柱子，千姿百态的枝型吊灯。尤其是迎面墙上那幅巨大的油画，画面上海浪滔天，一只帆船在浪尖上奋力拼搏，其气势一看便知出自名家手笔。

这幢十八层镶着蓝色玻璃的大厦是渤海集团的总部。每天清晨，刘文亮一迈进大厦的大门，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幢大厦是他十几年来心血的结晶。当年，他和他的那些穷哥们，靠着租来的一个柜台起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八亿资产，集工商贸为一体跨地区、跨行业企业集团，全国各大城市渤海集团的子公司在他的电脑指令下统一行动。

“董事长早。”两个身穿深蓝色标志服的保安人员见刘文亮走了进来，恭恭敬敬地问候。

“你们早。”刘文亮微微点头示意，径直朝电梯走去。侍立在电梯门口的小姐发现今天董事长的神色不对头。两道浓眉紧锁，棱角分明的嘴唇抿得像刀一般锋利，尤其是那双由于失眠而熬得通红的眼睛，仿佛就是两个火山口，随时都可能喷出火来。她低头怀着十二分的小心把刘文亮送到七楼。

电梯小姐果然没猜错。此刻刘文亮的胸中正燃烧着怒火，从昨晚到现在，气得他几乎一宿没合眼。自从他就任渤海集团董事长以来，还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而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事情是由昨天那场晚宴引起的。

昨天傍晚，他从香港回来，一下飞机，接他的司机小周便递给他一张请柬，说马凌波总经理今晚在牡丹大酒店举行晚宴，庆祝华夏公司成立五周年。马凌波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两人不仅在生意上来往很多，而且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曾有恩于他。他是特意今天赶回来参加这个晚会的。他决定立刻驱车去牡丹大酒店。

坐落在繁华中山路上的牡丹大酒店今晚显得格外热闹。这家全市唯一的五星级饭店被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所笼罩，仿佛一只巨大的光彩夺目的花篮。门前停车场车水马龙，奔驰、凯迪拉克等各种进口豪华轿车穿梭般进进出出。几名交通警察手持对讲机忙不迭地指挥车辆，且神情紧张，大汗淋漓，路人不免生疑，这里今晚莫不是在举行国宴吧。

“文亮，怎么去这么久？我还以为那些人高马大，性感十足的洋妞把你勾去了？”站在饭店门前迎接客人的马凌波一见刘文亮走上汉白玉的台阶，急步迎过来热情地打

着招呼。这位华夏公司的总经理长得一表人才。浓密的黑发，宽阔的前额，炯炯有神的双眼与他那抗战时期战功卓著的父亲长得非常相像。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腹部过早地凸起，像只篮球扣在上面，与他那张年轻英俊的面孔很不相称。

“在香港又捞草打兔子谈了几笔小生意。要不是急着赶回来参加你这个庆祝晚会，恐怕现在我还在‘大富豪’里喝‘拿破仑’呢。”刘文亮握了握马凌波的手说。

“谈得怎么样？你那个宏伟的计划法国佬感兴趣吗？”马凌波关心地问。

“就差签字仪式了。和这些黄毛蓝眼珠的人打交道就是痛快，没那些罗嗦。”刘文亮说着用眼睛瞄了瞄周围热闹的场面，“喏，场面不小啊，这下你可算出尽了风头。”

“凑和事吧，比起你老兄我这可是小巫见大巫。”马凌波丝毫不掩饰他那得意的神情，说着右手一伸，“干嘛在门口站着，里边请。”

贵宾休息室里已坐满了人。刘文亮在屋里扫了一眼，喏，市里有头有脸的人大部分都到了。拎着照相机、摄像机的记者们试镜头，调灯光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他心中暗自叹道，马凌波这小子还真有点能量，今晚的庆祝会一定是明天本市的头号新闻。

在大厅的里头，有几个穿着考究，举止轻浮的男人正围着一个年轻女郎大献殷勤。而这位女郎对他们则带搭不理地敷衍着，好像一个骄傲的公主。这也难怪，她长得实在撩人，红扑扑的鸭蛋脸，挺直的鼻梁，娇嫩的小嘴，纤腰长腿，高胸丰臀，浑身上下流淌着诱人的曲线，性感得让人心直痒痒，一个年轻的男人在她面前若不心猿意马想

第

一

章

崛

人非非那才见鬼。刘文亮认出，这个年轻女郎正是他以前的小师妹叶红，不过目前是马凌波的情人，这个晚会的女主人。

起

叶红正不耐烦，一抬头，看见刘文亮走进大厅，脸上立刻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她像甩掉苍蝇一样甩掉身边那几个男人，快步走向刘文亮。她亲昵地挽起刘文亮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亮哥，你总算回来了！我昨晚做梦你在国外被人给骗了，骗得精光，看来这是个反梦。”

刘文亮看了看光彩照人的叶红，又看了看刚才簇拥在她身边的那伙人，皱着眉头问：“叶红，难道你打算就这么和马凌波不清不白地混下去吗？”

“有什么办法？我喜欢的人看不上我，不喜欢的人却又整天粘着我，还是顺其自然吧。”说着叶红哀怨地看了刘文亮一眼。

刘文亮心中有些黯然，是他把叶红介绍给马凌波的，本指望他们能结成美满的一对，可是一晃三年过去了，他们谁也不提结婚这个碴。刘文亮真后悔当初不该牵这条红线。

“叶红，我看你还是离开马凌波吧，再拖下去也不是个事。”刘文亮劝说道。

“你怎么还这么守旧？难道男女之间交朋友就非得结婚不成？算了，不提这个，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你知道吗？市里都乱套了，听说林市长已经调走了，他重用的人也下来好几个，不少人都在看你的热闹，说什么的都有，你可要当心啊。”

刘文亮一愣：“瞎说，哪能这么快，这事绝不可能。”

“可大家都这么议论，是真是假谁知道，现在的假事

传传就传真的了，反正林市长这几天没在电视里露过面。”

刘文亮心里往下一沉，一片乌云笼罩在他的心头。以前的传闻真的灵验了？看来还是无风不起浪！林市长和省里有的部门之间的矛盾他早有耳闻，根据中国官场上的规律，他调走是早晚的事，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林市长一直是渤海集团有力的支持者，这次他准备与外商合资建立的集超级市场、名品店、娱乐城、美食宫外加客房、桑拿为一体的北国大厦，就是林市长亲自批准立项的。他指示市里有关部门，不许刁难渤海集团，尽快建成大厦投入营业。他这一走，刘文亮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叶红，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现在想独自静一会儿。”刘文亮向女郎摆摆手说。然后坐在沙发上。

“有事尽管吱声，别把我这个老朋友忘了。”叶红同情地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

“刘董事长，你可回来了，这两天我一直在找你。”一个身穿笔挺西装的男子站在刘文亮的面前。

刘文亮抬头见是市委的马部长，平时和他交往甚密，忙站起来握手寒暄。

马部长四下看了看，低声说：“告诉你一个消息，林市长调走了。”

刘文亮阴沉地说：“已经听说了，我去欧洲之前还去过他家，怎么事先一点信息也没有。”

“调令是上个星期下的，调到 H 市任人大副主任，这次动作确实很快，连我们也感到非常突然。”

“降职使用，这么严重，出什么事了？”刘文亮担心地问。

马部长两手一摊，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不清楚，

不过在这之前并非一点迹象没有，我想有些情况你还是了解的。”

强

刘文亮默然了。林市长性格刚直不阿，他和省里在市总体发展方面存在严重分歧，而且在本市去年被中央列为经济计划单列市以后，这个矛盾就更加突出了。

起

“现在市上传闻很多，对你很不利，你应该有个思想准备。赵书记来了，我去打个招呼。”马部长说完便离开刘文亮，朝在众人拥簇下刚进大厅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快步走去。

刘文亮和赵书记不太熟识，没有上前寒暄，独自寻了一个不惹人注意的角落里坐下。他心绪繁乱，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他措手不及，其震惊程度绝不亚于太阳突然从西边升起。几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渤海集团也是几经沉浮，九死一生。每当遇到困境，林市长总是伸出援助之手，热情扶持，多方疏通，为他解决了各种难题。没有林市长就没有渤海集团的今天。他对这个敢于开拓，刚毅果断的前辈由衷地充满敬意。

刘文亮点燃了一支烟，眯缝着眼睛打量着眼前这些高谈阔论、春风得意的本市政界、工商界的巨头们，心里好像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近几年由于商业上的竞争，他树敌较多，有林市长在，他没什么可担忧的，大树底下好乘凉嘛。如今林市长不在了，他觉得这是不祥之兆，甚至觉得一种潜在的危机正在向他逼进。

6

“刘董事长，几日不见怎么愁眉苦脸的，这可不是你的性格。”一个粗哑嘲弄的声音旁若无人地向刘文亮搭腔。

这熟悉的噪音不用抬头刘文亮就知道是杜吉龙。杜吉龙曾是他的朋友，当初他们曾一块联手打天下。后来发生

点过节，并且越闹越大，两人分道扬镳，反目为仇，杜吉龙现在是泰山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

“吉龙，还是叫我亮哥吧。”刘文亮站起来和解地向杜吉龙伸出右手。

7

杜吉龙公牛一般粗壮的身体上套着一身“皮尔卡丹”西装，脚踏“老人头”皮鞋。脸上的黑胡子像小钢刺一样又粗又硬，深陷在眼窝里的两只小眼睛迸射出咄咄逼人的目光。他把手一摆，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哼，咱哪敢高攀你这位大哥，如今你在市里是有名有号有头有脸的优秀企业家，咱充其量只能算个初闯江湖的无名鼠辈，我真奇怪，你今天怎么会把自己的身份给忘了。”

刘文亮毫不介意地缩回了手，真诚地说：“吉龙，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亲如兄弟？明天我请你去豪门酒店，咱哥俩好好唠唠。”

“甭跟我套近乎。”杜吉龙断然拒绝，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把事做得那么绝？现在你后悔了吧？”

刘文亮望着杜吉龙淡淡一笑，依然平静地说：“我做事从来不后悔。”

“这才是你，如果你现在向我求饶，我还真瞧不起你。这回林市长调走了，我们可以公平较量一下，你没意见吧。”杜吉龙挑衅地说。

“既然这样，那我也无话可说，随你的便吧，只是跟我斗你得小心点，我可不愿再看到你一败涂地。”刘文亮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

“哟，是谁的口气这么大？”一个刺耳的声音从刘文亮的背后传来，像是石头在玻璃上划出的动静，听了令人非

常不舒服。

崛

刘文亮转过身来，不知什么时候离他两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他长得又矮又胖，嘴里好像含了一块大石头。他傲慢地向刘文亮晃了晃指缝里的长雪茄：“原来是刘董事长，你成了风云人物了，现在社会上对你议论纷纷，不知董事长有何感想？”

起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刘文亮皱了皱眉头，冷冷地问。

“哈哈。”胖子得意地大笑起来，脸上的肌肉乱颤，简直有范进中举之嫌，“我是谁无关紧要，怎么，是不是因为你的靠山倒了，你感到心虚，感到害怕？”

刘文亮犀利的目光直逼杜吉龙：“这么说你们是一伙的，来向我宣战？”

杜吉龙轻蔑地上下打量了胖子一眼，说：“胡扯，做我的同伙人他还不配，我跟你一样，第一次见到这个蠢货。我想你树敌太多了吧。”说完不客气地推开胖子，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贵宾室。

“姓刘的，我奉劝你一句，今后你最好老实点。你的那点底我全都知道，如今已没人给你撑腰，要是再瞎折腾，没你好果子吃。”胖子摇头晃脑地说，口气之大好像劳改营中的管教在训斥他的犯人。

“那我倒要领教一下，我应该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刘文亮满有兴趣地问，他想弄清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最好的办法是主动退出工商界，一来你可以保全面子，二来对许多人都省去不少麻烦。”

8

“我要是不同意呢？”刘文亮望着对方，恨不得在他那张得意洋洋的肉球上狠狠地来上一拳，他咬着牙极力地克

制着自己。

“是啊，你现在已经发展到这种规模，这样做对你来说很难，如果你愿意妥协，我可以安排你和关心你的人谈一谈，也许……”

“你这个杂种！”刘文亮胸中的怒火腾空而起，这小子原来只是一个跑龙套的，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没等胖子把话说完，顺手把身旁茶几上一杯不知谁喝剩下的茶水全都泼在胖子的脸上，“你还不配跟我说话，快去把你的主子叫出来，让我见识一下他到底是谁？”

“小兔崽子，你他妈敢对我无礼？”胖子抹了一把脸上的茶叶，骂骂咧咧正要往上冲。

“你想干什么？这是你撒野的地方吗？”随着一声断喝，胖子的衣服领子被人从后面揪住，勒得他喘不过气来，“噢噢”直叫唤。他好不容易挣脱了，转过头来，“你他妈——”刚要叫骂，话到嘴边，吓得他又咽了回去。马凌波一双灼人的目光正怒视着他。他自知惹不起这位连一些大领导都让他三分的公子哥，屁都没敢放，赶紧溜走了。

马凌波见刘文亮气得浑身发颤，脸色苍白，叹了口气，同情地说：“文亮，你现在的处境很不妙，据我所知，有许多人把矛头都对准了你，你可要当心啊。”

刘文亮苦笑了一声：“没想到走了一个林市长，局面竟会这样糟糕，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树倒猢猻散’。这次我从法国回来，本想大干一场，现在看来，难啊！”

“别想那么多。”马凌波右手搭在刘文亮的肩上，“你过去不是常说宁让人打死，不让人吓死吗？打起精神，舞会开始了，我给你介绍一位舞后，拿出你的看家本事来，

第

一

章

让他们知道你还是你。”说完搂着刘文亮向舞厅走去……

“董事长，七楼到了。”电梯小姐温柔的声音打断了刘文亮的沉思。

“谢谢。”刘文亮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走出电梯。

“董事长，您回来了。”在董事长办公室外屋伏案登记文件的女秘书李静见刘文亮进屋忙站起来恭敬地问候。

刘文亮微微点头示意，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宽敞明亮。雕花的护墙板，庞大的美式写字台，全新的日本电脑，最惹人注意的还是东西墙角那两只二米多高的景泰蓝花瓶，花瓶色泽鲜亮，图案绚丽，仿佛在向人炫耀公司的实力。

刘文亮脱掉西装坐在高靠背皮椅上，他面前的写字台上除了两台电话机外，连一张纸片也没有。他有个习惯，文件来了马上处理，绝不拖延。

刘文亮从随身带来的皮包里抽出一份文件，这是他从欧洲带回来的合作意向书，也是他渤海集团目前最大的投资项目。这份意向书里规定，中法双方共同投资三亿元建立一个巨大的多功能型综合大厦——北国大厦。在送别时的酒会上，他向法方老板表示，三个月之内他将办好国内的一切手续，到时请他来正式签约。法方老板对他的办事效率非常钦佩。

三个月？刘文亮现在后悔他当时的表态过于轻率了。他深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如果没有市长的支持，即使他有通天的本事也无济于事。那些“衙门”的每一个大印都拖着一个繁琐的尾巴，这几年来他在办家俱城、电子城、娱乐城的时候，已经深深领教这个拖字的厌烦。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现在必须做好碰得头破血流的准备。

李静推门进来，她把一个文件夹放在刘文亮的面前，又替他冲了一杯浓茶，然后悄然退了下去。这一切就像树叶落地一样，没有一丝声响。

刘文亮打开文件夹，把第一份文件浏览了一遍，不觉皱起了眉头，原来这是一份毁约通知书。市郊有一家小工厂因管理不善濒临倒闭，他看中这块地皮可以做仓库，便同意买下来。他出国之前，双方已草签了协议，现在对方居然不干了。他心里暗骂道，这帮败家子，办事哪能这样朝三暮四？怪不得好端端一个工厂被他们搞垮了。

刘文亮把这份文件丢在一旁，又翻开第二份文件。还没等他看完，一股怒火已经蹿到他的脑门。这是一份停止转卖地皮通知书，他的中法合资北国大厦正准备建在这里。怎么搞的？活见鬼！连正式合同都已经签完，怎么会突然变卦了呢？把我们当成妓女了，愿意玩就玩，不愿意玩就丢在一边，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他再也不想往下看，把文件往桌上一摔，按了下电钮。

“董事长有什么吩咐？”李静推门进来问。

“你现在立刻把孙卫东给我找来，越快越好。”刘文亮心烦意乱地挥了挥手说。

孙卫东是他的计划经营部经理，渤海集团所有项目的前期工作都由他负责。这小子这两天是不是又喝酒喝迷糊了，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居然一声不响，到现在连点动静也没有。

门“嘭”的一下被撞开了，孙卫东闯了进来，直冲到刘文亮桌前，双手扳着桌沿，叫道：“亮哥，回来怎么也不吱一声？我还以为巴黎红灯区把你迷住了。这辈子也看不见你了。”他长得精瘦精瘦的，狭长的面孔，细高的个

子，一双眼睛像玻璃球似地在眼眶里来回滚动。

刘文亮用手指点了点桌上的文件：“少跟我胡扯，我说泥鳅，”这个绰号他已经叫了足有二十年，“你坐得挺稳啊，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报告？难道我的计划经营部经理事先一点也没察觉？”

“这你可冤枉我了。”泥鳅满脸委屈地说，“你这些日子像幽灵似的今天巴黎，明天马德里，后天又飞到了香港，我又没有孙猴子的火眼金睛，让我上哪去找你。说实话，我都要急疯了，你要是再不回来，我非上吊不可。”

“好了，别跟我要贫嘴，谈谈你的看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刘文亮把两份文件摔到泥鳅的面前。

泥鳅掏出一包“三五”牌香烟麻利地抽出一支，点燃后贪婪地吸了一口，说：“这不明摆着吗？林市长调走的消息传出以后，这帮势利眼的小人以为你从此完蛋了，我看没什么可奇怪的。”

“不，没那么简单，他们这样做对他们没什么好处。都是生意人，没有利害关系他们不会这样绝情，我们出的条件全都是最优惠的，我看背后一定有人捣鬼。”刘文亮想起昨晚宴会上遇到的杜吉龙和那个陌生的胖子。

泥鳅点点头：“你说得对，这几天我也一直在琢磨，他们哪来这么大的胆，要知道把我们惹翻了也够他们喝一壶的，再说……”

刘文亮一摆手打断了泥鳅：“够了，不要总是琢磨，要马上动手去干，你现在回去立即给我调查清楚，究竟是什么人在和我们过不去。”

泥鳅把烟掐灭，往烟缸里一丢说，“好，我这就去，这次我要亲自出马，两天后你听我的回音。”说完转身往

外走。

“另外你再通知各位董事，十点钟来总部开会，研究一下对策。”刘文亮又补充了一句，他话音未落，李静推门进来，文静的面孔呈现一片惊慌的神色：“董事长不好了，家俱城被人砸了！”

“怎么回事？”刘文亮脸色骤然一变。

“刚才宋经理来电话，今天早晨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对着家俱城的玻璃乱砸一气，他已经逮住其中一个人，请你马上去一趟。”李静一口气把话说完。

刘文亮脑袋“嗡”地一下，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妈的，这么快就明着干了，他抓起外衣：“泥鳅，你去备车，咱俩一块去看看，董事会挪到下午开！”



刘文亮站在渤海家俱城的门前，一动不动，好像一座愤怒的石雕。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漂亮的天蓝色玻璃大门被砸得锯齿狼牙，支离破碎。那块林市长亲笔题写“渤海家俱城”的烫金牌匾被烂泥、臭鸡蛋涂得乌七八糟、面目全非，黑黄的鸡蛋汤从牌匾上一滴一滴地滴在门前汉白玉的台阶上，令人恶心。

刘文亮只觉得脑袋里好像有一百颗手榴弹在同时爆炸，奔突的热血像岩浆一样在血管里咆哮，似乎随时都可能迸射出来，他真恨不得操挺机枪，向那些卑鄙龌龊的无赖“突突突”来上一梭子。

“这帮王八蛋，真他妈阴损缺德，哪像老爷们干的事，我要是抓住他们，一个个全给他们剮了！”站在刘文亮身

后的泥鳅咬牙切齿地骂着。

刘文亮紧绷着面孔，一言不发地走进家俱城。

张

销售大厅里宽敞明亮。这家本市最大的家俱城陈列的清一色全是进口家俱。美国的写字台、芬兰的组合柜、英国的席梦思软床、法国的梳妆台，高贵典雅，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

起

几个职员站在大厅里正比比划划议论着什么，且一个个战战兢兢惊慌失措，好像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似的。

这帮废物！刘文亮心中暗自骂道。这么一丁点小事就吓成这副模样。看来现在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否则这种慌乱的情绪就会像瘟疫一样在全体员工中蔓延下去。

“宋经理在哪？”刘文亮神色严峻地问。

“在经理办公室。董事长我带您去。”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职员赶紧回答说。

“不必了。”刘文亮烦躁地一挥手，“去，赶快把门前收拾一下，瞧你们一个个丢魂似的，像话吗？”

这几个职员被刘文亮训得面红耳赤，慌慌张张地跑出了大厅。

刘文亮和泥鳅疾步来到经理办公室。

“你他妈给我老实点，快说，到底是谁派你来的？”一个大汉坐在桌上，一边挥着拳头一边咆哮着。他长得又粗又壮，犹如半截铁塔扣在桌子上，面孔黑得吓人，尤其是那双铜铃似的眼珠，由于愤怒，几乎要凸出眼眶，令人望而生畏。

14

大汉对面的墙角畏缩着一个人。他满脸污垢，至少有一个星期没沾水。腮帮上胡子邈邈，好像挂满了乱七八糟的黑线头子。身上的花格衬衫脏兮兮的，已看不出来原来

的颜色。他浑身筛糠似地乱颤，一双恐惧的眼睛紧张地瞪着大汉，好像一只受惊的羊羔。

“你他妈到底说不说？”大汉一拍桌子又吼了一句。

“大哥，求你饶了我吧，我刚才说的全是实话，你就是打死我也没有用。”“花格衬衫”低声下气可怜巴巴地操着外地口音说。

“好，我让你嘴硬！你他妈的泡了我一个早晨。”大汉狂躁地顺手拎起身边的一只暖水瓶就要朝“花格衬衫”的头上砸去。

“住手！”刘文亮一个箭步冲上前一把夺下暖瓶，严厉地瞪着大汉，“铁生，你疯了！”

大汉回头见是刘文亮，气乎乎地说：“真他妈的晦气，碰上个滚刀肉，软硬不吃。”

“那也不能胡来，你现在是经理，不是打手。”刘文亮冷冷地说，把暖瓶放回桌子上。

“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我和他一块蹲班房。”铁生一欠屁股跳下桌子，他从冰箱里取出几罐“蓝带”啤酒，递给刘文亮和泥鳅一人一个。

“花格衬衫”一见刘文亮说话的口气和派头，知道这几个人里他是头，眼睛一亮，好像黑暗中见到了太阳，“扑通”跪倒在刘文亮的跟前，带着哭腔说：“大哥，您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这次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我确实不认识那个让我们干坏事的家伙。”

刘文亮鄙夷地扫了“花格衬衫”一眼。这帮盲流，已经成了城市治安的一大公害。他们衣衫褴褛，或单帮或三五成群，以打短工捡破烂为营生，云游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遇到无人时便顺手牵羊，见什么捞什么，外面晾着的

第

一

章

衣服，忘锁的自行车全是他们手中的猎物。这还算表现好的，更有甚者，公开行抢，杀人越货。他清楚地记得，前天的晚间新闻中，还报道了一起流窜人员将行人打成重伤，掠走财物的案件。

“站起来！”刘文亮对眼前跪着的人厉声喝了一句，心里感到一阵厌恶，他把头转向宋铁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宋铁生打开一个易拉罐，把里面的啤酒一口气全倒进他那河马般的大嘴里，用蒲扇一样的手掌抵了一下嘴角，然后把今天早上的经过一五一十叙述了一遍。

昨天晚上，因进货搞得挺晚，宋铁生就没回家，和衣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睡着了。今天凌晨，他睡得正香，迷迷糊糊听见好像什么地方传来一阵砸玻璃的声音，吵得他说什么也睡不着了。他一骨碌坐起来，屏住呼吸仔细一听，嗨，声音竟然是从楼下大厅方向传来的。他大吃一惊，睡意全消，立刻翻身下床，顺着窗户往外一看，只见惨淡的路灯下，三个黑影正往大厅的玻璃上扔砖头。一个个肆无忌惮，从从容容好像在河边打水漂。他的肺子都要气炸了，这不是找死吗？顺手拎起一根铁撬棍，便冲出了办公室。

在大厅，他碰见两个值宿的，只见这俩人吓得缩成一团，躲在墙角，浑身抖得像秋风中的树叶，连话都不会说了，只是一个劲冲铁生摆手，示意他不要出去。本指望让他们一块跟他冲出去的宋铁生，见此情景，气得一跺脚，独自一人从后窗户跳了出去。

马路上三个歹徒正一块玻璃接一块玻璃砸得顺手，砸得兴高采烈忘乎所以，忽听背后炸雷般响起一声怒吼：